



□邵正红

【名家寻踪】

汪曾祺笔下的齐鲁滋味

人生最大幸事，莫过于得一知己、三五好友。汪曾祺先生一生中朋友不少，而几位最知心的，都是山东人。

杨毓珉，中国近现代剧作家、戏剧理论家，系山东蓬莱人，早年在潍坊广文中学读书，后来到西南联大，与汪曾祺成了一生的知己。散文家黄裳，祖籍山东青州，当年在上海工作时，汪曾祺与黄永玉每周末都去找他，一起吃饭、喝咖啡、看电影，大多是黄裳做东。王浩，著名数理逻辑学家，济南人，1987年汪曾祺赴美时便宿于王浩家中，二人一别41年，交情一点没变。作家邓友梅，山东平原人，两人在文坛相交数十年，邓友梅成婚时，汪曾祺未能亲至，特意画了一幅铁杆梅花图相赠，以梅比友。此外，山东诸城的臧克家、莱芜的吴伯箫、邹平的李广田，都与汪曾祺先生交情深厚，亦师亦友。

因与山东友人来往较多，再加上山东距北京不远，汪曾祺一生中来过山东数次，走了不少地方，菏泽、梁山、泰安、济南、德州、青岛，都留下过他的脚印。一山一水，一茶一饭，他都看在眼里、记在心里，写成文字，便是一段淡而长久的缘分。他与山东的情分，不烈、不艳，却暖、却长，像家常小菜，越品越有滋味。

汪曾祺在山东留下的游记与食事文字，主要有《菏泽游记》《泰山拾零》《泰山片石》三篇，另在《鱼我所欲也》《四方食事》等文中也对山东风味有所提及。他不写高档筵席，不讲高深道理，只凭一双平常眼、一支清淡笔，把齐鲁之地的山川风物、寻常吃食慢慢写来，如与人闲谈，细细串起来，一幅由味觉铺成的山东画卷便缓缓展开。

汪曾祺到梁山，是在《菏泽游记》中所记，他对黄河鲤鱼另眼相看。他平常不大爱吃鲤鱼，觉得土腥气重，可在水泊梁山下吃过黄河鲤鱼后，却真心赞一句名不虚传。“在梁山住两日，餐餐食有鱼。鱼皆鲜活，是从东平湖里捞上来的。梁山人很会做鱼，糖醋、酥煮、清蒸，皆极精妙，达到理想的程度……本地尤重鲤鱼，‘无鱼不成席’，虽鸡鸭满桌，若无一尾活鲤鱼，即非待客的敬意。东平湖水与黄河通，所以这里的鲤鱼也算黄河鲤。本地人云：辨黄河鲤鱼之法，剖开鱼肚，鱼肉雪白，即是黄河鲤；别处的鲤鱼，里面都有一层黑膜。鲤鱼要大小适中。以二斤半到三斤的为最贵，过小过大，都不值钱。办喜事，尤其要用这般大小的鱼。本地人说：‘等着吃你的鱼咧！’意思即是等着吃你的喜酒。鱼必二斤半至三斤，多少钱都要，这样的鱼遂无定价，往往一桌席，一半便是这条鱼钱。我们吃的，正是这样大的鲤鱼。”

吃着鱼，便想起《水浒传》，“吴学究

往碣石村说三阮撞筹，借口便是‘今来要对付十数尾金色鲤鱼’。”在汪曾祺看来，这不过是小说家言，那么大的鱼，其实并不好吃。他觉得，施耐庵未必真懂吃鱼，也或许是古今风俗不同。而宋江酒后只想一口鲜鱼汤，他却深以为然，“《水浒传》第三十八回，宋江在琵琶亭上，忽然心里想要鱼辣汤吃，‘便是不才酒后，只爱口鲜鱼汤吃。’宋江是郓城人，离梁山泊不远，他是从小吃惯了鲜鱼的，难怪说腌了的鱼不中吃。”

汪曾祺一生两次登泰山，第一次写《泰山拾零》发表于1987年，文中未写明时间，只说登泰山“距今已十好几年”。据推测，应为上世纪70年代初，他专程来泰安采风。1991年，他再登泰山，写下《泰山片石》。两篇游记，一写烟火，一写风骨，都成了写泰山的妙文。

两次上泰山，汪曾祺心中最记挂的，不是日出云海，而是山顶那顿寻常家常饭。当地给他安排了一顿像样的晚饭：烧鸡、卤肉、炒鸡蛋、炸花生米，还有一盘炒棍儿扁豆，“我平生吃过的棍豆，以泰山山顶上的最为鲜嫩。”还有一道特别的菜——油炸绿叶，说是藿香，泰山特产，“颜色碧绿，入口酥脆而有清香，嚼之下酒，真是妙绝……把青菜的叶子油炸了吃，这是山东特有的吃法，我后来在别处还吃过油炸菠菜，也很好吃。山东菜谱中皆未载此种做法。”

汪曾祺说，泰山野菜多，能吃的有一百多种，常吃的就有三十多种。无非两种做法：开水焯过凉拌，或是裹上面糊油炸。他在《泰山片石》中写得格外动情：泰山的水那样好，本地人云，泰山三美，白菜、豆腐、水。以泰山水泡泰山茶，一定很棒。他还心生一念，盼着“下次再来泰山，能喝到泰山岩茶，或碧霞新绿”。

在《泰山拾零》中，他还写到莱芜。当地有一片很大的淡水湖，湖里打上来的鱼都很大，午饭、晚饭都上了鳊鱼，一条就有七八斤。物产如此丰厚，他很赞，可又觉得烹法稍淡，没把香味完全做出来，“凡做鱼，宁偏咸，毋偏淡。厨师口诀云‘咸鱼淡肉’——肉淡一点不妨。这样大的鱼，宜做松鼠鱼，红烧白煮皆不易入味。”他后来写鳊鱼也说，一斤左右适合清蒸，超过一斤，还是红烧更好。这分寸，或是在莱芜吃鱼时品出来的。

梁山的鲜，泰山的清，莱芜的厚，最后都归到一味最平常，最见山东性情的东西——大葱。1958年，汪曾祺参加劳动时，参与整理出口的山东大葱。他在《果蔬秋浓》中写道：“这样好的大葱我真没有见过，葱白够一尺长，粗如擀面杖……闻得出来，这大葱味甜不辣，很香。”这大葱，与后来他在山东吃到的甜葱滋味相通，叠成了一种土地与生活的厚重底味。

说到大葱，还有一件趣事。有一年汪曾祺回家乡，接连吃了几天鸡鸭鱼虾，吃得腻了，便跟家里人说：给我下一碗阳春面，弄一碟葱、两头蒜来。家里人看他生吃葱蒜，大为惊骇。每读至此，便忍俊不禁，这哪里是个江南文人，分明就是个山东汉子嘛。

汪曾祺写鱼、写菜、写葱，一路写下来，写的都是日子，都是人情，都是土地里长出来的真滋味，笔淡，味不淡；话少，意不短。他也曾到过德州、平原、济南，去黄岛参加过笔会，或许是当年条件有限，没有留下更多专门写山东吃食的文字，后人读起来，总觉得有点遗憾。世间事，向来如此。如今山东好吃的越来越多，可那位能用一支淡笔写尽人间滋味的先生已经不在。若他能再来山东，再品济南小吃，胶东海鲜以及潍坊的朝天锅、肉火烧，不知又会写出多少清雅妙文。或许，人间至味，知己情深，本来就要留一点遗憾。唯其未尽，才有余想；唯其留白，才更悠长。

□赵瑞峰

【史海钩沉】

一位晚清书画收藏家的大明湖游记

春节期间，济南大明湖景区游人如织，摩肩接踵，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。在这热闹景象中，不禁想起一百五十年前，一位书画收藏家也曾踏足此地，留下了一段游湖记忆。

一百五十年前的晚清时期，天气乍暖还寒之时，当时游人寥寥的大明湖，这天迎来了一位自京城远道而至的客人——书画收藏家孔广陶。孔广陶的名字今天已不大为人所知，他是晚清广东地区与康有为齐名的四大藏书家之一，字鸿昌，号少唐，广东南海南庄罗格人。同治九年(1870)，孔广陶参加顺天乡试未中，其当时日记云“身在孙山之外，遂余五岳之游，布袜青鞋，行当自兹始耳”，态度倒也坦然自得。孔广陶性喜游历，由来已久，他在参加乡试之前已游直隶、山西，落第后则专事寻幽探胜，足迹更是遍及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山西等地。

孔广陶游山东，是在他落第后的次年正月下旬。到济南后共停留两日，先一日访趵突泉，后一日游大明湖。他的《鸿爪前游记》于此两景点皆有记载，唯前者省略而后更详。读其记游大明湖的文字，颇觉作者犹如一名高明的导游，移步换景，有条不紊，又能要言不烦地介绍散布于大明湖各处的名胜景观和人文历史。今天的我们不妨穿过历史的烟云，置身彼时彼地，跟随作者的脚步，来一场初春大明湖之游。

游湖之先，作者先对大明湖作鸟瞰式描绘，如作画一般，先将大致轮廓勾勒，而后再作细部描摹。然仅此简单几笔白描式勾画，已是诗情画意弥漫，让人欲罢不能，其谓：“盖湖居会垣西北隅，周可数里。水发源于泺，兼聚城中诸泉，而出汇波门。中无杂树，多植杨柳，曲汀浅渚，散布亭榭。女墙下三五渔村，湖境居人多以种藕。仍虚道以便游船。五六月间绿锦红云，弥漫无际，真是荷花世界……”“荷花世界”云云，乃作者想象之词，并非实见。然其所想象者，又确是五六月间大明湖真实景象，虽未见而想同犹见，亦见作者别样之审美意趣。

今人游大明湖，有多条线路可供选择，而孔广陶大致是沿南岸、湖中、湖西北隅、北岸、东北隅这一路线而游，这也正是今日游湖的经典线路。其记中写到过南岸鹊华桥：“即古之百花洲，小筑三楹，中建纯庙题桥诗碑……阶下环泊绿篷朱槛湖船十余，随意坐其一。”以下“柔橹轻摇，碧波微皱”一句自是物态描绘，却也透出作者心情之闲适、惬意。而“回望东南，万家春树，其外历山……皆泰岱孙枝，连绵耸秀，环若翠屏，影入湖中。真是景当佳处，任船迟也”，更凸显明湖之美，让作者流连忘返不愿离去。

历下亭“地处湖心，故靡不俯清漪，挹岚绿……踞全湖之胜”。作者游之既久且细，并不惜笔墨以绘之：“趋过御诗碑，始见院落，门联云：‘海右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’……叩关，循苔砌曲折而登，亭八角飞檐，甚壮丽。榜为御书，下立《东巡御诗碑》……其后骈列五楹，互分背向……又别构一楹，御题曰‘水天清永’。然廊曲宛虹，壁瓌透月，如文心幻化，罔拘一格……读何子贞所撰《重修记》，谓此亭兴复于李沧溟。”在历下亭，孔广陶想起“靖难兵起，铁忠定于此誓师，近萧太守梦遇真像，特为建祠”事，因以为祠必在此，欲瞻之，而为舟子笑，并指说在“城西北隅，小沧浪之东”，“因急命移舟趋之”。“其左通佛祠……巡檐渐右，引湖作莲沼，三面环轩窗，而空其东，则曲虹卧波，叠石接之。上跨翼廊，逶迤以登月台，是乍合乍离，令徙倚者无一定之状也。阮文达榜之曰‘水木明瑟’。”

当时，在大明湖北岸，有真武庙(今北极阁)、汇波楼、南丰祠、汇泉禅林(汇泉寺)、文昌奎阁等景观。孔广陶抵北岸时已是傍晚，故过真武庙而未入，于南丰祠亦仅匆匆一谒，至于汇泉禅林、文昌奎阁，仅记其方位、名称而已。唯于汇波楼登而上之，并记其远眺所见：“湖水淙淙自水关出，分流灌溉，绣壤交错。遥指正北，林梢上浓阴欲晕者，鹤山也。东北孤峰，虎牙桀立者，华不注也。楼榜曰：‘鹊华秋色’，是赵集贤图名，何阮公之妙手偶得也。”

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